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七

起戊寅宋哲宗元符元年○凡十七年
止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表例說

見第八十三及八十四八十五卷

戊寅

宋

元符元年

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於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

華王俁　封咸寧王十四年進封華王至三年再見

簡王似　封普寧王十四年進封簡王至三年再見

永寧王偲

遼

壽隆四年

冬十一月夏國遣使來求援　為宋所攻故也主命知伊勒希巴事蕭藥師努樞密直學士耶律儼為夏請和於宋

附

夏

夏主李乾順天佑民安八年

冬攻宋平夏城為宋知渭州章楶所敗西壽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俱被執

深其徒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朋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白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

封祁公十三年進封永寧郡王明年再見

濮王宗祐嗣封二年卒追封欽王謚穆恪

濮王宗漢徙封安康王二年時嗣濮王宗祐卒詔以

高麗入貢於宋

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於
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
錮摯燾子孫於嶺南勒停嚴叟諸子
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
元佑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
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
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
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
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
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
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
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
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
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
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

宗漢嗣封
至徽宗大
觀三年再
見

安定王世
開
嗣封二年
卒追封信
王謚獻敏

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斂縮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感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邢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曽布在樞府間己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

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六月改元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州

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祖禹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於化州安世於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編唐鑑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

己卯

不足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　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元符二年

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

睦王偲

封永寧王二年進封

壽隆五年

夏五月宋許夏人和遣使來報

夏

夏主李乾順永安元

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曉王明年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再見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五月置西安州　即南牟會新城從經畧使章楶請也

六月河決內黃　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元祐閒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　瞎征自青唐來降於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

越王茂　皇子生三月而卒追封越王

年春國母梁氏卒遣使告哀於宋因上表謝罪未幾遣令能嵬名濟等進誓表於宋仍乞通好宋許之

吐蕃　邈川首領瞎征性嗜

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
正言鄒浩於新州　妃多材藝有寵
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内侍郝隨劉
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宫時帝未有
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
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
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
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
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
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
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
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
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
於外明日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
管新州尚書右丞黄履進曰浩以親
被拔擢之故敢犯顔納忠陛下遽出

殺部曲畔
貳大酋心
牟欽氊等
有異志以
瞎征李乂
蘇南党征
雄武譖殺
之其黨皆
死獨籛羅
結得逃奔
董氊疎族
溪巴温之
子杓拶據
溪哥城瞎
征攻殺杓
拶籛羅結

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

奔河州見宋洮西安撫使王贍說以取青唐之策至是贍取邈川瞎征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於贍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氊迎

諫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司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閏月黄履罷

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以贍知鄯州事王厚知湟州事

溪巴温入青唐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宋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氊等皆出降青唐邈川俱入於宋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子茂卒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内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内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庚辰

元符三年

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乃名端王入即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史臣曰哲宗以幼沖踐祚宣仁同政名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拔去

陳王似

進封申王五年徽宗即位徙封陳至徽宗崇寧五年再見

衛王偲

進封莘王王年徽宗即位徙封衛至徽宗大觀元年再見

壽隆六年

春正月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額特埒執磨古斯來獻詔磔之於市　二月宋遣使來告哲宗之喪主遣使弔祭　冬十二月詔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

夏

夏主李乾順永安二年　秋遣使如宋奠慰及賀即位

高麗

國王王熙遣使如宋弔賀是歲遼封王顒為三韓國公　顒即

未盡已而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
言務反前政馴致黨禍君子盡斥
而國政益敝矣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人德州刺
史璪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
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
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
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竄王贍等
於嶺南贍未至自殺　初贍留鄯州
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
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
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藉勝兵者
皆湼其臂無應者籛羅結請歸師本

蔡王似　進封簡王三年徽宗即位徙封蔡至徽宗崇寧五年再見

定王偲　進封睦王二年徽宗即位徙封定至徽宗大觀元年再見

熙避遼諱改名顒

吐蕃　先是宋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是年吐蕃酋領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奪青唐城為宋知鄯州王贍所破籛羅結復嘯聚數

路為倡膽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湟州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膽因棄鄯州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湟州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湟州貶膽於昌化軍厚於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膽至穰縣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

安定王世雄

燕王德昭四世孫韓公從藹子也時嗣安定王世開卒徽宗立詔以世雄嗣封至徽宗崇寧四年再見

韓公亶

千人圍邈川王膽棄青唐而去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入據其城羣羌復合兵攻邈川宋湟州刺史王厚亦不能支詔並棄邈川以與吐蕃且謂董氊無後隴拶乃木

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謬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

徽宗長子始封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再見

趙公蘇頌以太子少師致仕徽宗即位進太子太保封趙郡公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再見

征之子唃厮羅嫡曾孫於是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賜姓名趙懷德弟邦辟勿丁吮賜姓名趙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

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名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録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儀公韓忠彥

魏公琦子徽宗即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國公至徽宗大觀三年再見

申公章惇

為左僕射門下侍郎

女直

女直節度使盈歌初令劾者守阿踈城至是阿踈猶在遼阿踈部人毛睹禄降盈歌遣烏林荅石魯佐劾者破其城取之

以韓忠彦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内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

徽宗即位遷特進封國公未幾謫居潭州至徽宗崇寧四年再見

覲未幾卒於常州軾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

持卞或噤不啟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愳莫能自保俾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内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

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
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
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
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
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
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
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
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
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
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

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於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

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
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
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
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
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
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
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
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
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
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
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
中丞豐稷名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過
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
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
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

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彦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鋭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

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客陳紹述之說帝以問徐勣勣對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

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
置春秋博士
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

辛巳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五年禪位欽宗欽宗靖康二年帝北狩高宗紹興五年崩於五國城壽五十四

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

京兆王亶

封韓公二年進封京兆郡王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充王樫

壽隆七年

是年正月以後為天祚帝乾統元年　天祚帝諱延禧小字阿古道宗孫昭懷太子濬之子

春正月主殂孫延禧

夏

夏主李乾順永安三年

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五養賢務以廩食之

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比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皇太后向氏崩　諡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陳氏帝生母也

帝次子卒後追封兗王

廣陵王孝騫　吳王顥長子始封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信都王孝參

立　主殂於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燕王延禧即位諡祖洪基曰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羣臣上主尊號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

二月遣使告哀於宋及夏國高麗

夏六月宋遣王潛等來弔祭高麗夏國亦各遣使來慰奠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乗先帝變故倉卒輙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為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

益王顥第三子始封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永陽王向宗回

燕王俶中曾孫吳王經長子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弟也是年后崩帝追念不已乃加

追謚懿德皇后為宣懿皇后

以宋魏國王和羅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北平郡王淳為鄭王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加裕越

葬道宗皇帝於慶陵

冬十月上皇考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皇妣曰貞順皇后

十二月以張琳知樞密院事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右正言半歲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
多言俾桃給事中密論以少默即為
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
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
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
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
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
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
可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
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
雖首相而曽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
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
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

忌於兩勇
封宗回為
永陽郡王
至帝大觀
元年再見

永嘉王向
良
宗回弟封
郡王歷開
府儀同三
司宣和中
卒

密院事
宋遣黃實來賀即位
夏國高麗並遣使
來賀

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與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憤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

高平公范純仁

汝南公仲淹次子紹聖末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元符末詔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促入覲純仁乞歸養疾至

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讒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

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

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正思純仁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舉進士以至輔相刻意名節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暗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我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雖屢黜廢志氣彌厲其在朝廷務奬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其用舍以為消長其德器固由於天成而學問之功得於家庭師友者蓋

十一月以陸佃温益為尚書左右丞

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内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名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棸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録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名

實有自初胡瑗孫復等皆在仲淹之門純仁日從之游晝夜講肄嘗自言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
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
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
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
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
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
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
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
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
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
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
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
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
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
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

則昏苟能
以責人之
心責已恕
已之心恕
人不患不
至聖賢地
位也

趙公蘇頌
封二年以
太子太保
致仕卒贈
司空　頌
器局閎遠
以禮法自

帝出示曾布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覿代為中丞稷素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相哲宗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反復條奏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蓋亦賢相云

壬午

崇寧元年

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太妃哲宗生母也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　貫置局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廷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

高密王楷

第三皇子本名煥是年封魏國公尋改名楷進封高密郡王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乾統二年

夏四月詔誅耶律伊遜黨徒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德勒岱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冬十月蕭哈里叛命北面林牙郝嘉努捕之哈里亡入阿克展部女直節度使英格殺之函首來獻

以耶律額特埒為北院樞密使牛溫舒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元年

女直

是年遼將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直阿克展部遣其族人額特埒來約生女直部節度使英格同舉兵英格執

諫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
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言忠
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罷之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
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
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
黜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指
名彈擊於是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復
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
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
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
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
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
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
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

知南院樞密使事其使會遼
十二月以耶律舒蘇主命英格
為北院樞密副使討哈里乃
募兵得千
餘人兄子
阿固達曰
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
圖也遂次
混同水時
遼兵追哈
里者數千
不能克英
格謂遼將
曰退爾軍
我當獨取

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壽趙約譚扆楊偁陳侗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

哈里遼將許之英格使阿固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固達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授英格使相賜予加等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

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名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

與益自肆矣

吐蕃

先是瞎征以宋懷遠軍節度使求內徙宋詔居鄧州是年卒

事多不合會布擬婿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辯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

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章楶罷

復罷春秋博士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

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
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
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
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
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
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
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
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
宰執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梁燾王巖
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
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

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黄庭堅孔平仲等内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八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

冬十一月蔣之奇罷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彦等官竄豐稷陳瓘等於遠州　時元符皇后

閹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等連章論韓忠彦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瑶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虚美當時物議因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京與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説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瑶華宫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彦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户參軍黄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於昭州　初浩名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癸未

崇寧二年

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

楚公楫　第四皇子冬十一月羣臣上主始封明年尊號赦

乾統三年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二

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於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初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蒔竹縣

溫益卒　益仕宦從徽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蓋天性也

再見

吳公樞

第五皇子始封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進封梁王塔魯為燕王

進封鄭王淳為越王　淳興宗之孫宋魏國王和囉嚕之子也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主既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囉嚕為太叔進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廟號肅祖曾祖曰莊敬皇

年

高麗

是歲國王王顒與女直通好女直雖舊屬通者久矣本國不相會本國醫者自女直還言於國王曰女直居黑水者部族日彊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

復榷茶法　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於官至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策進士於集英殿　時李階為禮部進

帝廟號諡祖受尊號謁廟故也　名監修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　儼本姓李賜以國姓

以兵益精悍王乃通使於女直自是往來不阻

女直

女直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和哩布子烏雅舒嗣後追謚英格孝平帝廟號穆宗初女

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
奏名安忱對衆言使黨人之子階魁
南宫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
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黄定等十八
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
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
等亦竝黜之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宫繪像
光及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
百禄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
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黄庭堅
秦觀文集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吴居厚
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
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

直諸部各
有信牌盈
歌始命擅
置牌號者
寘於法是
後號令乃
一
吐蕃
先是董氊
族人谿巴
溫及子谿
賒羅撒攻
鄯州據之
竝取湟州

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没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宋不能制乃命木征二子趙懷德懷義知鄯湟二州至是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襲殺懷德以復國懷德惧奔河南宋遣童貫監軍王厚將兵來討多羅巴命三子以數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賍韓忠彦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秋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陜右審悉五路事宜請以貫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遂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興道而進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彦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

嶌人分據險要二子為厚所殺唯少子阿蒙中流矢還道遇多羅巴與俱遁而湟州復入於宋

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
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
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
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
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
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
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
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
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
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
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
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
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
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

因而剏禄詔悉更之乃改𦉆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𦉆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録為通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廸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邢

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甲申

崇寧三年

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鹽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於時

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感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

安樂王楫　封楚公二年進封南陽郡王尋徙安樂卒後追封荊王

冀公杞　第六皇子始封至帝

乾統四年

春正月皇子燕王達魯卒

秋七月以蕭德勒岱耶律舒蘇竝知北院樞密使事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三年

高麗

國王王顒遣兵侵女直為女直所敗乃請

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

大觀二年再見

嘉公蔡京

官左僕射時以復鄯廓州加司空封嘉國公至五年再見

和於女直

女直

先是阿蘇奔遼使其徒達紀來誘扇邊民海蘭甸人執之節度使英格使碩碩歡往納海蘭甸末行英格卒至是節度使烏雅

尚慊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務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務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判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

舒復遣碩歡以兵徇海蘭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遣人請議事碩歡使博囉往而海蘭甸官屬亦如高麗執二詳衮使二詳衮而拒博囉不納於

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於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

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圍練使被執者十四人高麗尋遣兵來攻碩碩歡連破之殺獲甚多追入關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執團練使請和由是使好

於耤西䌓錮之哉蔡京不懌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復通

吐蕃

先是羌酋谿賖羅撒為宋將王厚所敗退還鄯州是年厚率大軍次於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

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厚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羅撒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

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
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
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
糴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
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
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
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
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安惇卒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
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每進築
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之地然

目不能視
羅撒遂大
敗以一騎
馳去羅撒
母𥁊兹公
主與諸酋
在鄯州者
開城門降
厚將大軍
趨廓州羌
酋落施軍
令結率衆
降於是鄯
廓州復入
於宋

實未嘗遣一騎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地皆虜所不爭故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遂有是命

乙酉

崇寧四年

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

安定王世雄

嗣封六年以知大宗正事卒追封淄王謚恭憲

申公章惇

乾統五年

春正月夏國遣李造福等求援且乞伐宋

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

三月以族女納沁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夏五月宋遣林攄等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四年

春遣使乞師於遼

乾順尚遼成安公主

宋熙河將王厚招卓羅右廂

閏月鑄夾錫鐵錢　自太祖以來閩蜀
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
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
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
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
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
黎峒王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
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
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
十峒十餘萬口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於嶺南　初孝序察
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
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

封六年累
貶雷州司
戶參軍徙
睦州卒
惇舉甲科
歷相位窮
兇極惡造
成紹聖之
禍初知商
洛縣與蘇
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
潭下臨絕
壁萬仞橫
木其上惇
揖軾書壁

來報聘

監軍仁多
保忠乾順
知之追保
忠赴牙帳
復以宋將
大加招誘
遣使巽請
宋不納乾
順遣兵入
鎮戎軍與
羌酋谿賒
羅撒合兵
逼宋宣威
城　夏遣
兵侵宋順
寧砦為宋

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武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自能判命者能殺人也

將劉延慶所敗

高麗

國王王顒卒子俁嗣遣使告哀於遼

吐蕃

是歲羌酋谿賒羅撒與夏人合兵侵宋宣威城獲其將高永年

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之聲言假兵於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遇害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

惇大笑惇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張琟曰悼亡不堪奈何琟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以對

多羅巴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

知鄯州趙懷德先為谿賒羅撒所偪奔河南至是詣汴京宋詔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

丙蜀國輕侮羌殺吾一都護丙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防禦使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彦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番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為庭孚二州

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識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於近地　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絶煙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京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

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而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横淩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於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宫置殿以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

崇寧五年

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陳王佖

徙封七年卒追封燕王謚榮穆後改封吳王子有奕至帝重和元年再見

蔡王似

徙封七年卒追封韓王改楚王謚榮憲子

乾統六年

冬十月宋與夏平遣使來告

十一月以和囉噶為義和仁聖皇太叔越國王淳進封魏國王封皇叔額嚕溫為晉王錫訥埒為饒樂郡王

十二月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五年

蒲甘

是歲入貢於宋

羣賢務以侈靡惑人主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辦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

有恭至帝宣和元年再見

安定王世福

舒公惟忠孫楚公從信子也崇寧四年嗣安定王世雄卒至是詔以世福襲封

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於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

魯公栩

第七皇子始封至帝大觀二年再見

魏公蔡京

封嘉國公三年改封魏國公以左僕射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至帝大觀

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壬寅詔改明年元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

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咸譴乃更張耶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

大觀元年

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

魏王俁

封衛王八年進今封明年再見

鄧王偲

乾統七年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六年

是歲乾順以宋已許和遣使詣

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直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官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稍怨之

封定王八年進今封明年再見

汝南王仲御

濮王允讓孫昌王宗晟子累官四鎮節度使封汝南郡王明年再見

汴修貢

南丹州

州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是年宋經畧使王祖道發兵來討蠻酋南丹州刺史莫公佞被執公佞弟公晟結谿洞羣蠻復擲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譯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我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嶷為給事中　嶷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

楊公棫　第八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蜀公構　第九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安康王向

宗回

侵宋城邑宋蔡京匿不以聞仍以公晟襲刺史

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
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
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
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
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
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
為悍頋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
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
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
有也
鄧洵武免　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
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
朱諤卒
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攄同

封永陽王
七年揆開
府儀同三
司徙今封
明年再見

伊陽伯程
頤
哲宗元祐
中頤罷崇
德殿說書
出判西京
國子監後
如直秘閣

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
史蕭服於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
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
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
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
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
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
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
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
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
州而綖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冬閏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
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
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

紹聖中編管涪州帝即位徙峽州復判西京國子監致仕尋削籍至是卒年七十五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正公理宗淳祐元年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頤於書

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
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
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
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
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
太廟齋郎方軫於嶺南　軫上書言
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
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
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
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
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
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
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
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
京分為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
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

無所不讀
其學本於
誠以大學
語孟中庸
為標指而
達於六經
動止語默
一以聖人
為師卒得
孔孟不傳
之學為諸
儒倡著易
春秋傳以
行於世平
生誨人不
倦故學者

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名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丈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名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内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七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

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等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頗有

戊子 大觀二年	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趨取顯美由是罷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涪州夷内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知涪州龐恭孫說誘之也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燕王俁	泚嘗與頤别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
乾統八年	
夏	

春正月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瓲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封魏王二年進今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越王偲 封鄆王二年進今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定王桓

夏主李乾順貞觀七年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
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
石軍易鎮奉寧侍功驕恣選置將吏
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為中書
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
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
事多連蔡京曲為掩覆京深德二人
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　謚曰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諸州蠻内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
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
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
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
十餘里又奏寛樂州安沙州譜州四

封京兆王
八年初名
亶崇寧初
改名桓是
年進封定
王至帝政
和五年再
見

嘉王楷

封高密王
七年進今
封至帝重
和元年再
見

川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内附以其地為溱州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建安王樞

封吳公六年進封建安郡王至宣和元年再見

文安王杞

封冀公五年進封文安郡王至宣和元年再見

安康王栩
封魯公三年進封安康郡王至帝宣和三年再見

濟陽王棫
封楊公二年進封濟陽郡王後進益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廣平王構
封蜀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至帝宣和三年再見

華陽王仲御
封汝南王二年徙今封至帝政和五年再

見

信安王仲

增 濮王允讓孫楚王宗輔子始封信安郡王明年再見

晉康王孝騫

封康陵王八年徙今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豫章王孝參

封信都王八年徙今封終武勝軍節度使

魏公材

第十皇子始封至帝政和六年再見

鎮公模

第十一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三年再見

吳公植

第十二皇子始封至帝宣和四年再見

己丑

大觀三年

春二月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

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

漢東王向宗回

封安康王二年徙今封

濮王宗漢嗣封十二年以判大宗正事卒追封景王謚孝簡子仲儡

乾統九年

冬十月詔免今年租稅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八年

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病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濮王仲增封信安王二年時嗣濮王宗漢卒詔以仲增嗣封至帝政和五年再見

諭

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

雍公朴

第十三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五年再見

復何憂内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耶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時集英殿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昂嘗

徐公棣 第十四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五年再見

儀公韓忠彥 封十年初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累謫磁州團練副使尋以宣

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於遠方　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管師仁罷

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宫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

奉大夫致仕辛子治

忠彥舉進士嗣父琦登相位質剛氣和不幸與羣姦同事身被五黜了無介懷亦不忝所生云

楚公蔡京

封魏公四年以太師

有若吏生及相執中中外顒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秋八月儀公韓忠彦卒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改封京楚國公提舉修哲宗實録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彦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

致仕改封楚國公至帝政和二年再見

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
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
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
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
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
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
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
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
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
禦魑魅皆不報

罷鑄夾錫錢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昺討論
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
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
新儀頒行天下

瀘州夷内附以其地為純滋州

庚寅

大觀四年

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冀公楞

第十五皇子始封至　帝宣和七年再見

乾統十年

秋閏七月皇太叔和囉嚕卒

冬十二月詔改明年元為天慶

是歲大饑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九年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貶京出居杭州

余深罷　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於永州　治其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薛昂免

秋七月罷方田

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帝即位欽聖太后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

覩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郊改明年元

辛卯

政和元年
春正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

定公栱
第十六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廣公栻
第十七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七年再見

天慶元年
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等來聘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十年

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
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
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
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
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
使

福公榛
第十八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七年再見

九月王襄免　坐薦引近侍也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
請使遼以覘之乃以允中充賀遼主
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
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
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
遂行

冬十月覊管陳瓘於台州　瓘以忤蔡

京竄郴州璀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
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陰告
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璀尹
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璀曰正彙聞京
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璀豈得預知
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
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璀
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
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詞失聲
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
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
海上璀安置通州璀嘗撰尊堯集謂
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
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

既上两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奉行京旨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　童貫使遼道盧溝燕人馬植自

壬辰

政和二年

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竒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定公栱

天慶二年

夏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禁史學　詔士毋得兼習史學從監察御史李彥章之請也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

封二年卒後追封鄆王

慶公椿

第十九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衛公樫

第二十皇子始封至六年再見

夏主李乾順貞觀十一年

高麗

國王王俁母卒遣使告哀於遼遼遣使來弔祭

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於大慶殿赦　時民

魯公蔡京封楚公四年初以太子少保出居杭州至是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以何執中為少傅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蜀夷內附置祺亨州　罷公孫說誘之也

癸巳

政和三年

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於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
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以何執中為太宰
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

慶公椿

封二年卒後追封漢王

韓公楗

第二十一皇子始封

天慶三年

夏閏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為亂支解分示五京
冬十一月以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
十二月以馬人望參知政事
漆水王耶律儼卒

夏

夏主李乾順貞觀十二年

女直

女直部節度使烏雅

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於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諡昭懷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鄧洵仁罷

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以薛昂為尚書右丞

閏月改公主為帝姬

五月葬昭懷皇后

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怎滯焦急之聲可頒

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榮公何執中以太宰進位少師封國公至七年再見

儷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經籍一覽成誦嘗修皇朝實錄七十卷卒諡忠懿

女直阿固達自稱為都貝勒　初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酒半酣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固達辭不能但端坐直視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主

舒卒弟阿固達襲位稱為都貝勒　初阿固達朝遼主於混同江宴畢歸疑遼主知其有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至是烏雅舒夜夢逐狼

之天下共舊樂悉禁

秋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其門如市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於嵩山自言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浸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

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宴阿固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主乃止至是阿固達因凡節度使烏雅舒死襲位為都貝勒

奉先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

屢發不能中阿固達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衆曰吉凡不能得而弟得之兆也烏雅舒卒遼使阿息保來曰何故不告喪阿固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後

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名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冬十一月祀天於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

故主深倚任之

追謚烏雅舒恭簡皇帝廟號康宗 都貝勒者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雲間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甲午

宋		遼	夏
政和四年		天慶四年	夏
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夏六月祭地祇於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名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	陳公機 第二十二皇子卒追封國公 相公梃 第二十三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	冬十月女直阿固達叛陷寧江州 先是赫舍哩部人阿蘇為女直英格所攻棄城來奔久未還至是阿固達屢遣使來索阿蘇主不發而別遣侍御阿息保如女直問境上多建城堡之	夏主李乾順貞觀十三年 冬宋環州定遠大首領李訛哆本夏人也遣使遺書於本國統軍梁哆陵

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
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
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
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
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
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
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
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
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
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
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
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
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舖夾道以
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
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
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

見

故阿固達以慢語曰我居漢
答之主遂發渾河二十年每
北諸軍益東北路見宋糧草
統軍司以備之未轉輸例給
錢阿固達率諸部空務方春
兵至境上渤海軍未秋士有
耶律色實遇害國饑色若眷
兵大潰阿固達進甲而趨徑
攻寧江州統軍司搗定遠嗤
以間時主方射鹿手可取定
於慶州畧不介意遠既得則
惟遣海州刺史高旁十餘城
仙壽應援而已十不攻而下
月朔寧江州陷　矣我儲穀
十一月遣都統蕭嗣界歲闕地
先伐女直及阿固藏之大兵

閣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冬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達戰於混同江敗績　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托斯和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

之來斗糧無齋可坐而飽也吩咳得書遂以萬人往迎宋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轂吩陵圍藏越七日完遠失所訛吩遂以其部萬餘來歸乾順葬臧底河

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固達帥衆來禦潛渡混同江掩襲我師嗣先軍潰將士多死共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

城宋以童貫為經畧使來討

女直

是年都貝勒阿固達自將兵攻遼寧江州破之時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亟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

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時都統蕭迪里等嘗於烏林濼東復為女直所敗迪里免官初國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以耶律鄂爾多為行軍都統蕭伊蘇耶律章努副之

十二月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直　蕭伊蘇往援

於海上道出本部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道阿蘇為辭捎拒市鷹使者及阿固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實古納等索阿蘇遼主終不

實州錫呀特烈等許實古納
往援咸州皆為女歸具言遼
直哥敗鐵驪王奚主驕肆廢
和哩布降女直未弛之狀阿
幾逃歸固達召所
屬使備衛
要建城堡
修戎器以
聽後命遼
主遣阿息
保來詰阿
固達曰我
小國也事
大國不敢
廢禮大國
德澤不施

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兵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固達聞之謂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

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哈子尼瑪哈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羅索棟摩等為將而使富勒呼徵伊蘭路實古納兵阿固達帥兵進次羅和城諸部

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實墜馬阿固達射殺之會鄂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固達救之免冑戰遼人自旁射之

阿固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等來賀且勸稱帝阿固達曰一戰而勝遂

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固達邀擊盡殪之遂拔其城獲其防禦使樂太師努阿固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乃引兵還初女直部

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　遼主聞寧江州破遣蕭嗣先等來討阿固達自將禦之未至混同江會夜阿

固達方就枕若有扶共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固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師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

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固達乘風奮擊大敗遼兵進襲遼蕭迪里於烏林濼東殺獲甚衆　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來降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七